

漫

说

从

书

三

孙

九
世

著

漫说水浒

卷之六

漫说丛书

漫说水浒

陈洪 孙勇进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说水浒/陈洪,孙勇进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 重印
(漫说丛书)
ISBN 7-02-003046-7

I . 漫… II . ①陈… ②孙… III . 《水浒》研究
IV . I207 . 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453 号

责任编辑:周绚隆

责任印制:李 博

漫 说 水 浒

Man Shuo Shui Hu

陈 洪 孙 勇 进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1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875 插页 2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 - 15000

ISBN 7-02-003046-7

定价 13.00 元

编辑说明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除了唐诗、宋词中一些广为流传的篇章外，在当代读者中影响最大的，恐怕还得数小说。小说中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品牌外，读者群较大的还有“三言二拍”、《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与小说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相反，学术界对它们的研究则有一种向繁琐化考证和形而上的理论方向发展的倾向。如何在学者的案头研究与普通读者的大众化阅读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为此，我们设计了这套“漫说丛书”，并在 2000 年推出了第一辑。在第一辑的“编辑缘起”中，我们写下了这么一段近乎绕口令式的文字：

高头讲章，固然容易严密精深；从容漫说，未必不能翻新出奇。漫说不是戏说，漫说并非闲话。漫说可以不拘一格，各尽所长，漫说更能举一反三，深入浅出。于是，我们决定编辑这套漫说丛书，想从一个宽广的视域引导大家来阅读古典名著、了解古代文化。以大家手笔写小品文章，往往更见精彩；由著名学者作自由漫说，或许愈加活泼。学术性是我们的宗旨，趣味性是我们的追求。是之非之，俟诸读者。

漫说水浒

这套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很快就获得重印，并且还发售了海外版权。于是我们决定继续推出第二辑。同时借第二辑出版之机，对第一辑也作了全面修订和重新设计，每册都配上了精美的插图，使其成为统一的系列，一并奉献给读者。

水

浒

②

目录

1.....	一 “水”边话题	录
1.....	哪一种《水浒》	
6.....	施耐庵的真假有无	
9.....	连环马及江州劫法场	
11.....	八十万禁军教头休书的文化功底	
12.....	好汉故事背后的历史	
14.....	淮南大盗宋江	
16.....	大名府的奥秘	
19.....	朱元璋的身影和元明之际的时事	—
22.....	二 匪魂话题（上）	
23.....	四海之内皆兄弟	
27.....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30.....	混乱的侠义观	
32.....	快意恩仇	
37.....	劫富济贫	
43.....	三 匪魂话题（下）	
43.....	失语的众生	
55.....	三打祝家庄的背后	
61.....	活割黄文炳	
65.....	馀论	

漫	69	四 祸水话题
	69	妖女与魔女
	73	扈三娘的婚事与座次
说	76	李逵的愤怒
	80	祸水观的由来
	84	五 金银话题
水	84	郭大路的问题
	85	好汉爱金银
	86	仗义疏财
浒	88	宋江的钱
	90	黑道攫财
	92	鬼推磨
——	95	市井人生
	99	六 酒肉话题
	99	成瓮喝酒，大块吃肉
	102	酒肉的意义
	106	消失了大块儿肉
	109	七 “奸雄”话题
	110	大分裂
	112	宋江的声望问题
	113	长短话晁盖
	119	柴进的素质
	121	柴家庄园的一幕
	127	骆驼卢俊义
	129	地窖之门
②	132	上山一日
	134	奸雄本色

138	不归路	目
138	“胡椒”与内圣外王之梦	
141	八 好汉话题	
141	林冲：浮云蔽白日与压抑人生	
146	说不尽的黑李逵	
157	武松：“完美”的义侠与复仇之神	
165	吴用的地位与品位	
169	花和尚：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179	后记	录
181	致谢	

一 “水”边话题

“水”边话题，是在下这本小册子的开篇第一话题，这部份内容，也有人说可以统称为“水外线”。

“水外线”是个怪而有趣的词，是从“红外线”仿造而来的。

“红外线”也并不是物理学上的那个红外线，而是指《红楼梦》研究的一种路数。热闹非凡的红学研究大致可分两路，一路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这被称为“红内线”，还有一路，专门研究考证《红楼梦》的版本演变、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这也就是“红外线”。

由此可知，“水外线”，就是要研究《水浒》的版本问题、作者问题，还有好汉故事背后隐藏的历史。学者在这些方面的辛勤研究，并非可有可无，一般的读者，多了解一点这样的背景知识，对理解欣赏《水浒》，也应当会颇有助益吧。

好，那么现在就进入“水外线”的第一个话题：

哪一种《水浒》

①

“两种《水浒》，两个宋江。”

漫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怎么还会有两种《水浒》？而且还有两种宋江？

说

但它确实有些道理。比如，李逵沂岭杀四虎后回梁山汇报这一段，如果是目前最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全传》，书中就是这样：

水

“李逵诉说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因此杀了四虎。又说假李逵剪径被杀一事，众人大笑。晁、宋二人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又添的两个活虎上山，正宜作庆。’”

浒

但如果你手中拿的碰巧是《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就会发现，李逵汇报时的情形是这样：

“李逵拜了宋江，给还了两把板斧，诉说假李逵剪径一事，众人大笑。又诉说杀虎一事，为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说罢流下泪来。宋江大笑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又添得的两个活虎，正宜作庆。’”

两相一对照，就会看出，后者里那一段，有点奇怪，李逵诉说老娘被虎吃，伤心得直流泪，宋江连半句安慰也没有，还大笑，只顾扯些新头领上山摆酒相庆的话头，怎么显得这么幸灾乐祸、没有心肝？

其实何止是没有心肝，如果把这两种《水浒》从头到尾对读一遍，就不难发现，第二种《水浒》里的宋江，可真真是虚伪可憎，有时更是阴险狡猾。

这说明什么？

说明现今确实有不同的《水浒》在流传。

实际上，几百年来，中国大地上，生生灭灭，不知出现过多少种《水浒》。

比如，约四百多年前，即明万历年间的前后几十年里，

②

在大明帝国的南部，在苏州、杭州以及福建建安，三地父老手中读的《水浒》，可能就差别非常大：

苏州父老手中拿的，可能是一本叫《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的书，是经一个叫杨定见的人改编、一个叫袁无涯的人刊刻的，所以今天的学者又叫它“袁无涯本”。它共一百二十回，收有梁山聚义的故事，也有征讨大辽、王庆、田虎、方腊的故事，大致和今天读者看的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内容最为接近；而杭州读书人案头上摆的，可能是叫《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书名和上面说的袁无涯本差不多，但它只有一百回，是杭州容与堂刻本，所以又叫“容与堂本”。这部书里没有征王庆、田虎的故事。和袁无涯本相似的是，书中也有署名李卓吾的批语，但和袁本批语又大不相同。李卓吾是晚明的大思想家，提出过很多精彩的异端见解，但没听说他有分身术，同时批了两本《水浒》，所以，后来的学者推断，评点容与堂本的“李卓吾”是个冒牌货，很可能是叶昼——当时一个和出版商来往密切的穷文人；但也有学者认为，容与堂本的评点才是出自李卓吾之手，倒是袁无涯本，是别人伪托评点的；那么，福建当时的出版中心——建安市面上流行的又是哪一种《水浒》呢？这就很难说了，可能是一种一百一十回本的，也可能是一百一五回本的、一百二十四回本的。而今天的巴黎国家图书馆还收藏着当时刊刻的另一种一百二十回本的残卷，全书却叫《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

而明代流行的《水浒》的不同版本，还不止上面提到的这几种。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浒》？

这就得从明代的出版风气说起。明中叶以后，随商品经

漫

说

水

浒

济的繁荣，各种大大小小的手工业，也都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这其中就包括印刷业。各地雨后春笋一样冒出了大量的私营书坊。这些书坊老板，为了多赚钱，到处挖空心思寻找适销的书籍底本来雕印。同时，为了显示自家的书不同于同行，也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欣赏口味，他们在雕印书籍的同时，往往毫不客气地对原作大加删改、增补。明代随意篡改原作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就讲过：“万历间人，多好篡改古书。”还有人说得更绝：“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事实也是如此，那时候没有版权一说，对原作的雕印往往成了丝毫无顾忌的再加工、再创作，还常常毫不脸红地将自己的改装货——很可能非常拙劣——吹嘘成真正的古本、原装，反正作者一般都早已入土，谅他们也没本事钻出棺材板找来算账。

但是明代这些出版老板们兴高采烈地再创作，却给后人带来了不尽的麻烦。比如，今天的专业研究者，面对留存下来的各种《水浒》，当然有义务对广大的一般读者作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并推荐相对优秀的读本。

研究者做了大量工作，大致可以得出下面一些结论：

1. 现存的各种《水浒》版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即繁本系统和简本系统。“繁”和“简”都是就行文而言的，繁本细节生动、文学性强，但没有征王庆、田虎故事，上面提到的容与堂本就属于这一系统；简本则叙事简约，细节描写少，文字比较粗糙，但有征王庆、田虎故事，上面提到的福建建安当时流行的几种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回本都属于这一系统；

2. 繁本和简本之间有影响。至于说繁本是在简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还是简本是据繁本加以删削的，现代学者

④

尚无定论；

3. 两种版本系统有合流。比如袁无涯本，它是在一百回繁本的基础上，加上以前只有简本系统才有的征王庆、田虎的内容，并对这部份内容的文字做了较多的增饰、润色形成的，所以袁无涯本又称“综合本”。

繁本也好，简本也好，在各地、各时期各领风骚了一阵子，到明末一种新的版本出来后，差不多都从市面上销声匿迹了。而后的三百年，就成了这种新版本的一统天下。

这种新版本，就是开篇提到过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它是明末清初怪才金圣叹删改、评点的。金圣叹拿来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大刀阔斧，从七十一回处拦腰一斩，将原书的第一回改为“楔子”，将第七十一回中的“忠义堂石碣受天文”部份保留下，自己加上一段卢俊义惊噩梦的情节，算作结局的第七十回。除了这拦腰一斩外，他还对前面七十回的行文做了较多修订，并将这种新版本称为真正的古本。而后对这种“古本”，写了大量批语，对自己的增删修订大加称赞。

这在今人看来未免可笑。但金批本确实有它的长处，比如，在艺术表现的很多方面比原作大有改进，为原作生色不少，同时批语中颇有精警之论，所以这种本子一出来，一统天下近三百年，几乎令它本尽废，以致一般读者只知有七十回的《水浒》了。

到了本世纪，新政权建立后，先是大量地印行七十回整理本，后又印了不少一百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而目今印数最多、市面上最流行、大家最熟悉的则是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正因如此，这本小书谈《水浒》主要依据“全传”本。

漫

不过，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不妨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本子看一看，当别有会心之处。另外还有一种《水浒传会评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刊行的，辑有金批本、袁无涯本、容与堂本等古本的评语，比较着读一读，看看古人的不同意见，也是饶有兴味的事情。

再说：

水

施耐庵的真假有无

浒

《水浒》的作者是谁？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让人头疼。

说简单，是因为一般人都知道作者是施耐庵；说让人头疼，是因为历史中到底有没有施耐庵这个人其实还是个问题，即使是认为有，那么他到底是何方神圣，这到现在也说不清楚。

鲁迅先生认为根本就没施耐庵这一号人物。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提出，“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也就是说，明代的某书坊老板，在将简本《水浒》补充改造成繁本时，随便弄出了个“施耐庵”的名字挂了上去。

几十年后，又有戴不凡先生进一步提出，施耐庵是郭勋的托名。郭勋何许人也？原来是明开国名将郭英的后人，嘉靖朝封武定侯，喜好小说，写过（很可能是让门客代笔）《明英烈》，将老祖宗郭英抬得格外英雄。还有，现在所知的最早的《三国演义》刻本中，也有他组织刊刻的。同时还刻印了《水浒》。戴不凡先生在《小说见闻录》中说，在郭刻印《水浒》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水浒》是施耐庵作的，郭勋刊本一问世，大家就突然都说《水浒》是施耐庵的作品

了。由此推论，“施耐庵”很可能是郭勋的创造物，说不定连《水浒》都是他组织门客编撰的。

此后张国光教授在此基础上继续论证，认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

但也有不少认为施耐庵确有其人的。有人认为是元代著名南戏《幽闺记》的作者施惠，有人认为是元末明初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兴化、大丰）人施彦端，还有人说，施耐庵就是南宋末为《靖康稗史》做序署名“耐庵”的那一位。聚讼纷纭，还出土了不少文物，但这些文物，也有不少人说是真，有不少人说是假。更麻烦的是除了“施耐庵”，还扯进了个“罗贯中”。有说《水浒》其实就是罗贯中写的，没施耐庵什么事儿；也有人说，《水浒》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写的，据说罗贯中还是施耐庵的学生。可就是这个罗贯中，他是哪的人，是干什么的，生平如何，现在也不是十分清楚。

总之，《水浒》的作者问题远不像一般人想的那么简单，到现在还是扯不清，如在烟幕中。

其实还不只是《水浒》有这个问题，《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乃至《红楼梦》等古代白话小说的作者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搞清楚。

那么是谁放的这一颗颗烟幕弹？

是古时的思想观念。那时一般文人的观念里，做诗文是雅，写小说，尤其是写白话小说，便俗，不是什么上得了台盘儿的事，甚至在不少一脑门子正统观念的人眼中，干这种事，那就是作孽，定遭报应。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就说，罗贯中编撰《水浒》，“其子孙三代皆哑”，正是“天道好还之报”。清代又冒出一个铁珊，在《增订太上

感应篇图说》中将此说“发扬光大”，其书云：

施耐庵作《水浒》，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按：明末清初小说、戏曲家）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按：即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鹗）撰《红楼》，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仆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按：指其因“哭庙案”而被杀事），且绝嗣。

一句话，做小说（外带戏曲）就不得好死，祸及子孙，而且还有什么“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种种恶毒咒骂，真是阎王爷出告示——鬼话连篇。但这就是当时人的观念。明初李昌祺很有学问，还做了不小的官，但就因写了本短篇小说集《剪灯馀话》（注意，还是较为“雅”的文言之作），被人嘲笑，死后还被取消入家乡庐陵乡贤祠的资格，成了告诫读书人不要写小说的反面教材。

这就难怪，当时一些颇有才华而又心痒难熬写了小说的人，不愿在作品上署名或不署真名。

而且，说到《水浒》，还有一个问题，它其实并不是出自某一个作家之手，而是经过长期的民间积累，再编纂而成的。而且在初步编成后，还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前面说到的那时有过各种版本的《水浒》，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现在讨论的“作者”问题，实际上就是那个最初的编订者问题。关于这个最初编订者，若从外部材料（指生平交游方面的文字、文物资料）来研究，因材料不足，难免如雾中看花，但是《水浒》的内部，却留下了种种的蛛丝马迹。